【泉城人文觅踪】

# 在府学文庙祈愿

文/片 栾磊

**正衣冠、献花、净手、奉香、敬酒……这一刻没有人觉得程序繁琐,心里只揣着敬畏和崇敬之情。铜炉内氤氲的燃香飘渺地飞舞着,与主祭者铿锵有力的祭文交相呼应,将大成殿这座府学文庙的核心大殿笼罩在神圣的光环里。**

府学文庙御碑亭。

朋友近日要参加考试。为求考试顺利,他想在考试前祭拜一番,却又不知去哪里敬拜为好,于是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我向来是“敬神而远之”的,不过倒真知道有一处所在,那便是位于大明湖南岸、芙蓉街北头的济南府学文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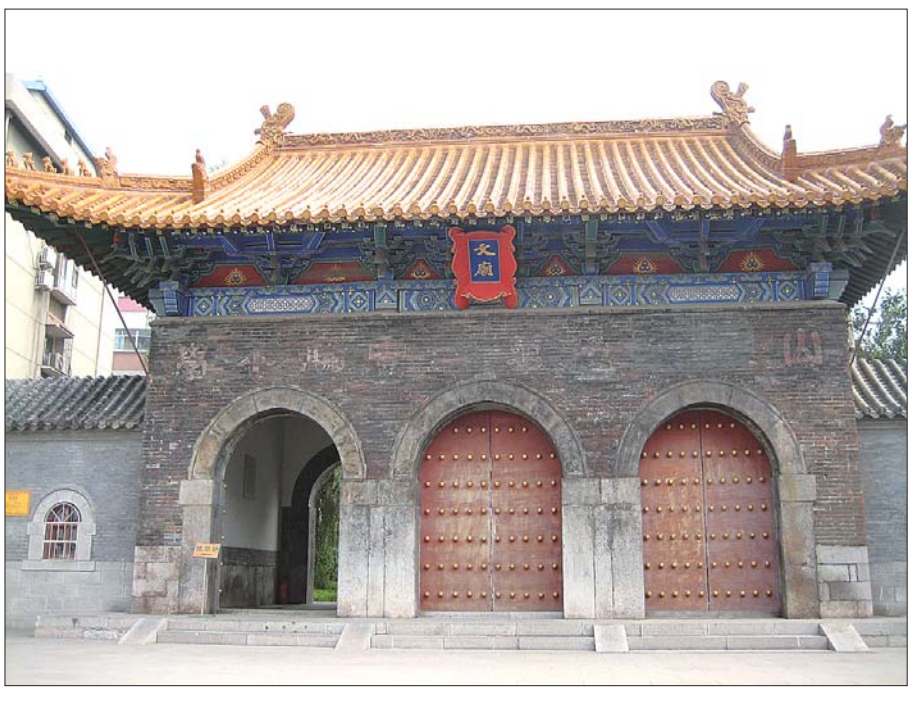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济南府学文庙内供奉的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开山鼻祖孔丘,是国内始建年代较早的文庙之一。它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仿照曲阜孔庙建立,是由官方设立的孔庙。因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于是便称之为文宣王庙,简称文庙。济南府学文庙在元末动荡的历史中倾塌,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重建。明成化十年(1474年),知府蔡晟增两庑像龛,建坊树屏;成化十三年(1477年),巡按御史梁泽拓大殿、两庑,建戟门、棂星门、明伦堂等,是当时济南府的教育、文化中心。以后又重修数次。满清、民国时期也有修葺,但基本格局未改。2005年9月济南市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及全国各地文庙统一格局对府学文庙进行大修,工程历时5年,2010年9月竣工后对外开放,让公众得以在此瞻仰、缅怀古代先贤和乞求学业有成。

非常荣幸的是,当我和朋友抵达文庙时,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庄严的祭祀典礼。阴蒙蒙的天空下,来自济南育文小学六年级的四十多名毕业生,身着汉服,站在大成殿前向六年小学时光道别。正衣冠、献花、净手、奉香、敬酒……这一刻没有人觉得程序繁琐,心里只揣着敬畏和崇敬之情。铜炉内氤氲的燃香飘渺地飞舞着,与主祭者铿锵有力的祭文交相呼应,将大成殿这座府学文庙的核心大殿笼罩在神圣的光环里。单檐庑殿顶上的黄琉璃筒瓦被雨水洗刷得铮亮,拨开云雾的阳光照射在瓦片残留的雨露上,闪耀着金灿灿的光。抬梁式木架结构、彩绘斗拱透着浓浓的古朴味道,九开间的朱漆大门上留存着时光篆刻出的斑驳印迹。殿中,近3米高的孔子塑像栩栩如生,神态安详,孟子、曾子、颜子诸圣分列两边。他们一直静静地注视着殿门外虔诚的莘莘学子,一望就是千年。在这诸多学子中有刘墉这样的能吏,也有蒲松龄那样的文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新时代的学子前来敬拜,他们似也在为学子们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业而高兴。

大成殿中摆放着象征礼仪的雅颂之乐“八音”。在祭祀的最后,学生入殿敲钟。我至此方知,原来敲钟是件颇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并非只靠蛮力,更需要运用巧劲,借助和谐的平推力量。蛮力撞击出来的钟声沉闷无力,只有步调和谐撞击出来的钟声才最清脆悠扬。由此联想到,连敲钟这样的事情都透着和谐的意义,不知不觉间,眼前的孔圣人塑像又高大了几分。

祭祀典礼礼成,学生到大成殿北的明伦堂研习《论语》去了,家长们则在大成殿北面东西两侧的御碑亭前驻足。这是两座六角黄琉璃瓦凉亭,厅内有赑屃碑,据说碑文为康熙御书,记载着建亭盛事和大成殿重修诸事,只可惜如今石碑已是久经风霜看不到字迹。引起家长们注意的是亭子围栏上拴着的小卡片,小卡片连成三排,密密麻麻,仿佛裹在亭子腰上的红裙。每张小卡片都是一枚祈愿符,上面记录着由祈愿者亲自书写的祈愿文字,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备考学生的家长,内容多与期盼子女学业有成、金榜题名有关。父母们在物质上给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还不忘在精神层面增添助力,让人不由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那位前来祈愿的朋友,也将书写着自己心声的祈愿符挂在了亭子里。

离开的时候他问我,孔夫子是否会显灵保佑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直言回答:“临时抱佛脚”用处不大,如果平日将孔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里,无需祭拜,他老人家自然会保佑你。




府学文庙正门。

印记

【口述城事】

# 舜井街遗梦

□鲁黔

小时候住在宽厚所街,该街与舜井街东西相接呈丁字形。舜井街很古老,据史料所载,有这个地方应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

舜井也叫舜泉,可追溯至三皇五帝的岁月,宋代有证,欧阳修、苏轼、元好问等文人骚客曾吟诗作赋,那个年代的济南知府曾巩先生诗曰:“山麓归耕谜故垄,井干余汲见飞泉。清涵广陌能成雨,冷侵平湖别有天。南狩一时成往事,重华千古似当年。更应此水无休歇,余泽人间世世传。”

曾巩的诗至今读来,竟能以今人能读懂的简约文字,让你身临其境地遥想当年舜井街的风华之貌,真是难得。

懵懂年龄的记忆里,靠南门桥的北头有一座高台子的店铺,是一个卖油、盐、酱、醋和蔬菜的地方,邻里百姓们常拿着几毛钱去店里采购吃的东西。

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卖东西的售货员用冻得红肿的手,在没有任何取暖条件的情况下,剥去白菜的老帮子。生活如斯,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买卖是公平的,童叟是无欺的。那时候绝没有人心不古的感叹!冬日的白菜,没有化肥,没有污染,放上粉条和豆腐炖在一起,咀嚼于口中,味道好极了!

高台的店铺北邻,是沈家祖传的中医诊所,苏氏的棺材铺……舜井街繁华如织,车水马龙。其街中段有一舜庙,规模宏大,殿堂伟岸,有娥皇、女英神像。园内元代至治三年碑文记载了自金代兴定庚辰年舜祠和迎祥宫的兴废过程。那条街有很多装着大木板的店铺,更多的是高台阶的深院老宅,里面住着许多济南府老户人家。

在与舜井街亲近的日子里,一根粗壮的铁链拴着的栏杆里有一口直径0.5米的井,那就是舜井,曾流传着大禹锁住“黑蛟”的神话故事。侧畔有一所舜井街小学,夏日里,随小友入校内玩耍,应是体育课间,却见一成年男士,着女式连体泳装,率男女学生入校内水池中戏水。池内有石龟驮着古老的碑文,那龟在默语中观望着子孙后代的生生息息……后悉,那位着女式泳装的另类老师,在文革期间,因生活作风之嫌被批斗解职。如今想来,多大点事,不就是太“前卫”了一点吗?

舜井街长三百多米,街的北首,在西小王府出口的胡同里,有一座二层澡堂子,名曰:“清泉池”,交上几毛钱,领个竹签子,脱光衣裳,没入热腾腾的池水里,在水雾缭绕的舒畅中,在光着身子不分高低贵贱的意会间,在赤裸裸的情况下,相互搓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那么坦诚。洗罢,毛巾遮住羞处,热毛巾飞来净面,呼来跑堂的伙计,冲上一壶茉莉花茶,在浅品深饮的享受里,会忘了窗外的风风雨雨……

若干年后,舜井街被拆掉了,建成了卖电器的商铺,改革开放第一批胆大的小贩们掘出了第一桶金。

济南府最具古老文化的老街、老庙、老宅没有了。大舜的足迹,还有我和那些个邻里百姓的栖息故地也没有了。哦,还有那口“舜井”,也只能在梦里重温曾经的,已逝去的故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 绿水青山话历下

□高朋

小桥流水,曲径回廊,弄堂深深,徜徉其中仿佛来到了江南古镇。这里不是江南,然而它比江南更加具有内涵。它是历下,是老济南的所在,是泉水的发源地,是济南人的灵魂之地。

若你喜欢泛舟游湖,那么,大明湖一定是你要去的地方,这里水质清冽,久雨不涝、久旱不涸的特点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因而,四季皆可泛舟于湖面。若适逢荷花盛开的季节,那就更加迷人了,湖岸垂柳折腰,碧波荡漾,在历下亭中休憩纳凉,再来品一杯荷叶酒,敬一敬我们的苏大学士,岂不是诗意盎然,正如东坡诗云:“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

一杯入腹中,无限清凉意。如果你有兴趣,一定还想知道另外一位大诗人,在一杯酒下肚后也曾在历下亭挥毫泼墨,使历下亭名扬四海。他不仅让历下亭得到了海右古亭这一雅号,还道出了济南历下浓厚的文化底蕴,这个人就是杜甫,他那一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说得多么好多么妙呀。诚如杜甫所言,济南历下不仅景色优美,更是名士辈出,无论是古代还是今朝,历下就一直这样默默地造福着人们,孕育着一位又一位巨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就出生于济南历下。

身在城中游过了湖,尝到了甘洌的泉水,还是有必要登高一望,看看泉城的全景的!那么,去一趟历下的千佛山吧!

一路前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形态各异的石雕罗汉。仔细端详,有的颔首低眉,若有所思,好像在背诵经书;有的目光炯炯,神态庄重,好像在为民众祝福;有的紧握双拳,怒目圆瞪,好像欲为百姓除恶平霸;有的凝视远方,好像在思考对佛教的信仰……我靠近他们的身旁,似乎能感觉到他们轻微的呼吸声。我边走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想着,就到了古木掩映的唐槐亭。这是一个上山的岔口,我们从西路缓缓地登攀。很快就到了“齐烟九点”牌坊,据说以前这里视野开阔,往北远眺,北郊平原的卧牛山、华山、鹊山、凤凰山、标山、药山、北马鞍山、粟山、匡山9座山就像群山拱卫,尽收眼底。但今天由于山上树木茂盛、市区高楼林立遮挡了视线,已看不全齐烟九点的美景,却可领略山风徐徐、松涛阵阵的风光。

“齐烟九点”牌坊背面刻着“仰观俯察”四个大字,“仰观俯察”取自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我们继续沿盘山路拾级而上,峰回路转,穿过“云径禅关”坊,迎面就是兴国禅寺的大门。门楼上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兴国禅寺”四个苍劲端庄的金色大字。大门两侧是一副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进入寺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钟、鼓楼、万年宝鼎及大雄宝殿,那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寺院,青灰色的殿脊,配以黑灰色的飞檐,显得清幽淡雅。这古色古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一股庄重之感。院内香火缭绕,烟雾弥漫,经歌回荡在缭绕的香烟里。

也许外地游客来到济南会疑惑,为何泉城鼎鼎大名的景区全都集中在了历下?但这样的问题谁又能回答得清楚呢!我们只能借佛家禅语来说吧:一切缘由天注定。历下区得此三宝,实属万幸,历下人只有倍加呵护,才对得起这份得天独厚的赐予。